酒店變身會呼吸的舞台

逸東現場藝術祭 從生活出發 雕刻共享時光

11月28日至12月6日，香港逸東酒店帶來首屆當代表演藝術節「逸東現場藝術祭」（Live at Eaton）。為期兩個周末，逾15場表演、階段性創作發表、工作坊與座談會，散落在客房、餐廳、酒吧、展廳、影院、音樂室與健康理療中心之間。觀眾不必走進傳統劇院，只需在酒店裏吃一餐飯、喝一杯飲品、穿過一道中庭，便會與表演不期而遇。這並不是一次把劇目搬進酒店的偶發活動，策展人想重新追問：表演究竟可以發生在何處？藝術與生活之間那條長久以來被視為壁壘的界線，是否原本就不該存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相片由受訪機構提供

藝術祭由新加坡劇場構作兼策展人鄧富權，與香港逸東酒店文化總監陳敬元共同發起及策劃。鄧富權活躍於國際藝術舞台，涉獵橫跨歐亞當代表演藝術及視覺藝術領域，在過往的創作中，他遊走於公共及個人場域，在傳統與當代、藝術與科技的實踐中追求創新，致力於構築歷史、自然與人類意識的聯繫。

談起合作的起點，鄧富權回憶，「今年Joseph（陳敬元）找我合作，這算是一個新的平台。逸東的空間本來就獨特，我們所提出的，都是對應這些『非劇場空間』的作品。」兩人反覆構想，最終把方向落在日常之上。「我們想做的，是關乎日常生活的活動，關乎日常的演練。在日常的排練之中，怎樣把自己的身份、身邊的物件，以及每一個尋常的主體帶出來。」

他坦言，作品並不以精緻完整的面貌交到觀眾面前。「這裏也的確有一些純粹的表演，但它們都不是完成品。它們需要在觀眾面前測試，邀請觀眾進入整個藝術創作的過程，看看火花究竟在哪裏發生。」

他所說的，正是本屆藝術祭中的「工作坊表演」（workshop performance）。它把互動式教學與現場藝術結合，透過敘事、媒體、肢體動態及物件，帶來具創造性、批判性與社群感的表演體驗。觀眾不再只是旁觀者，而是親身參與一場知識生產與社群共建的過程。

從日常行為之中找尋表演性

陳敬元解釋，這次每一個表演所關注的焦點各有不同，但背後的方法一致—「怎樣從日常生活的習慣與行為裏，找到其中的表演性。」他舉例，作品《舞影交纏（綠色）》靈感來自影子舞與巴西柔術，「我們怎樣從一項運動、一種武術的動作裏，找到編舞的可能性」。而在由馬來西亞藝術家林猷進主持的《南洋咖啡—沖泡演出》中，沖咖啡也變成了一個藝術行動，「為什麼沖咖啡可以當成一場表演來看？它不只是一個動作，而是講回咖啡背後的歷史、南洋華工的移民史，再回溯到華工原本來自的海南島。」屆時，觀眾將帶上自己的杯子參與這個表演，茶杯也好，咖啡杯也好，大家一起學習怎樣沖南洋咖啡，了解它的歷史，也包括藝術家的家族史，而每隻與眾不同的杯子都將成為分享的起點。在陳敬元看來，所有節目背後都貫穿一致的策劃思路，「從講古仔的層面，回到這個日常行為背後的文化意義，再到行為本身的動作所生出的美學。我們想做的，就是怎樣從日常之中，找出它可能的藝術性與文化性。」



●香港逸東酒店文化總監陳敬元



●新加坡籍劇場構作兼策展人鄧富權

針對外界容易把節目介紹解讀得過於抽象，鄧富權說：「我們邀請的藝術家，都有學術研究和知性思考的積累，但這其實是一種有互動、很平等的交流，並不是寫論文式的表達。表演本身肯定是有趣、好玩、可愛的。藝術家也不願意只做一件技巧性的作品，他們希望同時說出自己藝術裏的想法與內涵。我們一直在找的，就是這之間的平衡。」

一張酒店的地圖與散落各處的舞台

走進藝術祭，最好的方式是任由自己迷路。兩個周末之內，單是一日便可能有五至七個節目同時發生。陳敬元說，「我們希望觀眾在酒店留上一整天，從大堂、酒吧、泳池，一直走到電影院，在同一座建築裏遊走、感受」。

香港芭蕾舞團這次專門為酒店的不同空間融入芭蕾舞的元素，《當代劇目》將多層中庭化為露天劇場，讓普慶餐廳、美食廣場與大堂的賓客都能看見。陳敬元介紹，作品結合了酒店正進行的聖誕節慶布置，「它想表達的，是節日底下人與人之間的那道裂痕，同時又想說出連結。無論是獨舞、雙人舞還是眾人共舞，都是透過身體，把節日的連結之意發送出來。」這支舞歌頌日常的節奏、季節的溫暖與人與人之間的牽繫，適合一家大小觀看。

陳敬元特別提到一處從前鮮少使用的空間，「就是我們健康理療中心裏的那個泳池，這一次它會變成展演現場」。香港藝術家梁海頤與日本音樂家組合UKA在此呈現《亞洲人魚工作坊演出》。梁海頤長期研究亞洲關於人魚、海洋神仙與怪物的舞蹈祭祀，把這些古老祭祀化為一套簡易舞蹈，教觀眾一起呈現儀式，同時講述日本、印尼、泰國等地的海洋神話。這是一場融合講故事與水中舞蹈的表演，也是一個與觀眾交流的工作坊。

泰國藝術家Wiangthong Wilawan的《不成功不回家》則在酒店房間模擬按摩場景，作品基於對曼谷服務業勞工的田野調查及藝術家親身接受的按摩訓練，以行為藝術的方式模糊了實用勞動與現場藝術的界線。鄧富權描述，酒店客房被徹底改變，被布置成一間泰式按摩館，分為私人氛圍與專業按摩兩個設定。陳敬元則補充道，作品是一對一的身體動作引導。「在法例的框架底下，我們不能稱它為按摩服務，但它的確是一場按摩表演，同時也是一個展覽，有錄像、有戲、有裝置。」作品藉此讓觀眾理解泰式按摩背後的文化意義，以及按摩工作者的底層生活。

幾件作品與幾個被發聲的人

本屆藝術祭以「日常演練：構作自我、物體與他者」為主題，匯聚十多個地區的創作者，節目夥伴包括Daloy Dance Company、香港芭蕾舞團、香港比舞及 Pichet Klunchun Dance Company。鄧富權認為，社區一向是逸東最強烈的一條脈絡，這次的作品選擇，正沿着這條脈絡展開。為何把重心放在東南亞？陳敬元解釋道：「香港與國際交流的時候，很多時候專注的都是歐美藝術家，是一個以歐美為中心的國際視野。但其實香港與東南亞關係很近，這之間的連結可以再強一些。」他指出，這次聚焦的多是較為少數的聲音，可能是女性，可能是移民工，也可能是東南亞的原住民族群，「就是把這些比較少被聽見的聲音，帶來給香港的觀眾。」

例如，《棕色聖母：幻影》由菲律賓當代編舞家、獲獎舞團Daloy Dance Company創辦人兼藝術總監 Ea Torrado 創作，是一齣參與式表演。作品透過舞蹈、口述文本與儀式，顛覆聖母瑪利亞與流行文化人物 Madonna 兩大女性經典形象，並從其母親作為海外傭工的自傳式經歷出發，拆解菲律賓社會對女性身份的規範與束縛。陳敬元特別提到，這件作品邀請香港的菲律賓工人姐姐們一同參與演出，「讓她們聯結回自己國家的根源，觀眾的層面也更闊，不只是本地觀眾，也有這些少數而重要的觀眾」。在策展人看來，女性、母職、海外傭工這些長期被大眾文化簡化的形象，正是這次想讓觀眾重新注視的主題。

其餘作品亦各自承擔不同的提問。《權慾之宴》由2026年瑞士Kiefer Hablitzel｜Göhner藝術大獎得主、法瑞籍舞蹈家Élie Autin主演，以古羅馬酒神神話與法國巴洛克凡爾賽宮為框架，結合身體劇場、裝置與氛圍聲景，把悲傷、權力、誘惑與奢華儀式化地並置，並主持工作坊探討「內心珍視的事物」。印尼藝術家Razan Wirjosandjojo師承行為藝術教母 Melati Suryodarmo，作品《柔軟方塊》結合肢體、物件與聲音，呈現肉身化身「柔性正方形」的過程，隱喻硬性的社會規範如何在互動中解構，並重組為靈動的生命形態。

「日常演練」這個主題，道出一種溫和的美學立場。表演不必高懸於劇院的帷幕之後，它就藏在沖一杯咖啡的動作裏，藏在一塊布的纏繞裏，藏在兩個人溫柔的接觸裏，藏在一間被改裝的客房與一座未對外開放的泳池裏。藝術家把未完成的作品帶到觀眾面前，邀請每一個人動手、動身、開口，在共同的練習之中，重新構作自己、身邊的物件，以及那個與自己相對的他者。所謂現場，從來不是等待被觀看的風景，而是一群人在此刻共同活過的時間。



▲《柔軟方塊》｜Razan Wirjosandjojo（印尼）



▲《愛－溫柔相待》｜Tony Tran（挪威/越南）

▲《棕色聖母：幻影》｜Ea Torrado（菲律賓）



●《權慾之宴》｜Élie Autin（法國/瑞士）

●《舞影交纏（綠色）》｜麥麗娜 （英國/中國香港）

●《當代劇目》｜香港芭蕾舞團

丹青不負人 人不負丹青

高師書畫作品展香港站揭幕



●高師致辭 記者胡茜 攝



●展覽現場 記者胡茜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茜）「不負丹青——高師書畫作品展」巡迴展香港站日前於香港統一中心揭幕。本次展覽展出高師的系列山水、花鳥水墨作品，其中重點展出一幅全新創作的大型青綠山水，呈現其扎根傳統、師古而不泥古的筆墨追求。畫者，文之極也。高師於開幕式中發言，闡述「不負丹青」的核心理念。他說，丹青之事，說到底不是顏料和宣紙的糾纏，而是一個人在紙上能夠留下來的體溫和骨氣。此次巡展名曰「不負丹青」，這4個字看着輕巧，做起來卻重若千鈞。「不負」是不敢負、不容負，也不願意負，不敢負古人留下的中國繪畫的那一氣，也不願意負在座諸位眼中那一點懂得畫、懂得我的光。

高師7歲便執筆習畫，長年浸潤於歷代大師的筆法體系之中。他回憶，自己從小接受筆墨訓練，臨過范寬的雨點皴，摹過石濤的拖泥帶水，也曾在深夜對着八大山人那翻着白眼的魚靜靜沉思。他引述石濤「古之鬚眉，不能生我之面目」一語，點明師古的真義：臨摹名家從來不是創作的終點，而是建構個人藝術語言的起點。他以張大千作例，說明突破臨摹桎梏的重要性。張大千早年臨過石濤，摹本甚至能瞞過黃賓虹的眼睛，可大千若止步於臨摹，世上便沒有今日的大師。藝術這回事，從來都是一條向死求生的路。這正是「不負丹青」巡展的精神內核，深入古法汲取神韻，煉就獨屬自我的筆墨面貌。他早年在中央美術學院主修現代藝術，深耕抽象，這一底子也賦予他轉化傳統的獨特視角。

結合多年辦展經驗，高師剖析兩地觀眾審美基礎的差異。他說，自己做過數量極多的展覽，內地觀眾對中國繪畫的接受度與鑑賞基礎相對深厚。過去一年多他在香港持續參與藝術活動，卻留意到不少觀眾面對地道國畫時，駐足欣賞的時間往往很短。他認為，若要找到兩者的結合點，藝術教育應排在第一位。欣賞中國繪畫需要相應的鑑賞能力與專業積澱，並不同於西方現代藝術。西方現代藝術只要具備奪目的形式、飽滿的色彩，觀者便能直接產生好感，而國畫的欣賞核心落在筆墨、氣韻與文人精神之上，需要觀者擁有一套理解東方審美的框架。

本次大型青綠山水，正源自這份觀察，他希望從傳統繪畫之中挖掘現代性。他指出，香港向來與西方現代藝術接軌，本土對於純正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卻日漸淡薄，願意深入認識國畫的觀者愈發稀少。所以這一次他希望作出嘗試，到場嘉賓以企業家群體為主，希望觀察他們如何看待這一種自傳統筆法生發而出、卻擁有全新面貌的當代中國藝術。它並非復刻舊有樣式，而是從傳統內核長出的獨特新風格，他希望藉此測試這類形式的接受度。

數十年創作路上，高師始終維持着對筆墨不懈的堅持。他說，畫畫真的很難，無論有多累、有多苦，基本上回到家只要有一點時間，哪怕身在外地酒店，自己的箱子裏從來都帶着筆墨紙硯。本次香港站展出的山水作品，除備受關注的大型青綠之外，亦可見范寬的沉厚骨力與石濤靈動不拘的布局，花鳥則承接八大山人簡約留白的精神，着力傳達物象背後的氣韻與情志。本次展覽落地統一中心，讓觀眾得以近距離觀賞當代水墨「守正求新」的成果。到場嘉賓紛紛駐足於大型青綠山水前賞析筆法構圖，與團隊交流東方美學的傳承、創新與普及教育，並肯定展覽打通了傳統的筆墨與當代審美，有推動中華書畫在香港傳播的重要意義。